

带着春天上路

◆贺敬涛

出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其实，回家的时间才那么几天。一脚踏进暖暖的家，吃着娘做的热饭热菜，嗨的一声喝尽爹倒在黑瓷碗的烈酒，躺在热热的炕上，第一次睡得那么踏实，一年来唯一的安稳觉。

扑棱棱从各地飞回的打工“候鸟”们，回家时间和他也只是前后脚，全身花花绿绿，手里捏着大大小小的手机，不停地大声地通着话，似乎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一边打，一边夸张地踢着若有若无的闪亮皮鞋，其实刚下了场小雪，哪有什么土。

早晨金灿灿的阳光斜照在红红的门楣上，斜刺里飞过来几个“候鸟”扑打着木门，夹杂着汕头、温州的方言普通话，直愣愣地冲进耳鼓。

大声地寒暄、说笑，甚至是拥抱，热情融化了屋檐上的冰凌，嘀嗒着晶莹的水珠。刚坐下，各地信息像冒着泡的啤酒，被急急地端上了桌，五光十色，充满诱惑。

都说三、六、九往外走，可正月初二，那个留着染色黄毛、小衣小裤每年都带回个妖艳丫头的四皮，搂着细腰彩发女孩给村子留下匆匆一瞥就走了，说南方老板催着去报到哩。

“啥时走？”是村里的“候鸟”们的见面语，并抬起手指，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做苦思状。

爹知道他要走了，就很少外出，长长的大烟袋从早晨一直闪到晚上，烟雾中的爹早被岁月雕刻成了经年的木板画，娘则变着法子给他做吃的，儿子拿着新买的玩具满村子炫。

走上村子街道，各式各样的小楼房像雨后的蘑菇一夜之间嘎吱冒出来，直直杵在古老的村庄上。他突然没了兴致，感觉心在颤，一个沉甸甸的愿望在心头伏下又升起。妻看出来了，浅浅地笑着劝他不要跟人家比。他愈发地话少了。

只几天，候鸟们都不见了踪影，或大巴或火车飞到了远方各个城市的角角落落。

中午的时候，那个大长脸老板电话打过来了，老板像个藏在手机里的小人尖着嗓子唧唧呀呀在说话，客客气气让他尽快回去。

“明个，俺走吧？”饭桌上，他声音很轻。爹不说话，娘使劲地给他夹菜。晚上，娘房间的灯一直亮，灯光点燃了东方的启明星，娘在给他赶一双棉鞋。

山路像条长长的带子从脚下飘向远方，像每次他出门一样，娘站在门口，拄着拐杖，白发飘逸，不舍地望着他，娘老了。

家里的黑狗抖擻着身子威风地走在最前面，背着手、叼着长烟袋的爹跟在黑狗的后面，像只苍老的山鹰走在沧桑的时光小路上，妻默默提着东西，儿子嘟哝着跟在后面，一脸的不高兴。

客车像个负重的老汉吭吭哧哧地终于从山坡那头爬来了，慢腾腾，还不时咳嗽几声，车上挤满了外出打工的人。

他使劲往后瞅。

“爸，迎春花！”儿子欢叫着像个山雀蹦蹦跳跳跑过来，车门开了，售票员在催着上车。

儿子气喘吁吁擦了上来：“爸，带着迎春花。”

他轻轻接过来，黄黄的花蕊，静静地绽放，淡淡的香气传递着春消息。

隔着窗户摸了摸儿子的小脸，小心地把迎春花放到贴身衣兜里，他要带着春天上路，还要把它放到工地睡铺的枕头下，他知道，今后漂泊的日子啊，都会浸透春的花香。

品人忆事

珍贵的题字

◆古野

钱，想让他给庄园写个匾额。”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名人的匾牌题字，也是一种得力的宣传。

不过片刻，我的心又有点凉了。罗先生几次来巩义考察，庄园古建筑、北宋皇陵，他都看得十分细致，还拍了许多照片。他看我懂得业务，又很尊重他，两人之间就有了信任，后来我因公去北京办事，也没少找他帮忙，但从没探讨过他的书法功底。他愿不愿题字？老一代大家们，说话办事细致谨慎，罗老又不喜张扬。再说，全国他要做的事很稠，忙啊！

我又想起个罗老的故事。二战时，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从保护文物的角度，给美国大使馆写信，建议别对奈良、京都实施打击。当时，梁先生事务缠身，委托罗老把信送达美国使馆。一次，罗老到日本考察古建筑，据说日本人为了报恩，专门用轿子抬他，民众夹道欢迎。奈良、京都，日本的文化之根，唐朝时学习古长安建筑的写照啊！

人家那么有名的专家，我们这个忙他肯肯允相帮吗？

看出了我心里的忐忑，刘所长说：“哥，咱心里虽然发怵，还是试试吧！要

是弄成了，康百万这个点就名副其实了。”我说：“中，反正罗老也说过，硬山式建筑，康百万庄园最有代表性。”

我想，罗老角色稠，古城、皇陵、长城、京杭大运河，什么研究都挂着头。到北京去找他，也不一定碰上，干脆就打他的电话，而晚上九点左右打，最合适点，我准备多碰几次运气。谁知，第二次就跟罗老联系上了。

他和蔼地问我有什么事儿，我说想请他给康百万庄园题个匾。他爽快答应了，说：“分内事儿，没问题，听我电话啊！”

过了一个多月，我接到电话，罗老告诉我，字已写好，如果没法取，就挂号邮寄过来。恰巧我要到北京申请一项文保费用，就和他约定去取。

那天，在国家文物局办完事，我给罗老打电话，他告诉我，很不巧，他正陪几个法国专家在外边考察，这次不能见我了，他让我直接去他家里，保姆会把写好的字给我。

罗老的家简直是书的世界，连过道都是半人高的书墙。保姆热情地带领我，从书墙留下的空隙穿过，进到他的书房。

写字台上，保姆取出了题字，我

大吃一惊，罗老的毛笔字竟那么秀丽大气，还盖好了印章。突然，我发现废纸筐里，还有好几张条幅，都写着“康百万庄园”几个大字，我恍然明白那是被罗老淘汰下来的。为罗老的认真细致，我内心颤颤地感动。

我轻声询问保姆：“该给罗老多少润笔费？”刘所长说过，该给罗老的报酬一定要给。保姆笑着说：“那可不行，罗老师交代过，如果你要留钱，就不让把字给你，说写这是应该的，他给人题字从不收费，尤其是重要的古建筑，他说这是责任。”

回到巩义，我学了罗老那番话，文管所几个老同志都“啧啧”赞叹，纷纷说，真是大家风范呢。

后来我才知道，罗老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家，行家们评价他的书法集儒家的“中正平和”、佛家的“空灵清新”、道家的“质朴自然”于一身，充分展现出渊博学识和深厚涵养的潇洒气质。

很快，康百万庄园匾额制好了，挂到了康百万宅院大门上。我带几个行家参观，大家评价说，那字咋看咋得劲儿。我专门拍下照片寄给了罗老，他反而打电话给我，连声说谢谢。



灯下漫笔

夜雨剪春韭

◆曹春雷

韭是春韭，雨呢，当然是春雨。当春韭遇到一场春雨时，是在夜晚。村庄静谧，除了巷子深处的狗有事没事地叫上一声——如一枚石子投入湖里，涟漪平息后，湖水更加平整如镜——再有，就是雨声了。

雨声，裹着夜色，如千万只蚕，卧在大片的桑林里，安逸地啃食桑叶。沙沙沙，啃得屋内的人心里痒痒的，于是他离开那盏昏黄的灯，走出来，站在院子里，把自己融在夜色，融在雨中。

窗户里射出的光，一道一道，把淅淅沥沥的雨，硬是扯成了一条条断断续续的金线，织成一面帘幕，斜斜地垂在空中。

他仰起脸，淋而不湿。雨从遥远的天空来，是使者，是过客，也是归人，是天与地之间最安宁的对话。雨，也是春天对他轻声的问候。每一滴雨，都是对他最温柔的提醒：春天了，这是春天了。

是的，这是春天了。篱笆跟前的韭菜最知道这一点。它们早就期待着这一天了。冬天时，它们收缩了身子，如蛇和青蛙一样，将自己委在泥土下，等待第一缕春风的召唤。当春天刚从遥远的地方启程时，它们就迫不及待地拱开泥土，将一丝嫩弱的绿呈现给大地。

春雨是给它们的洗礼。在这个夜晚，它们努力生长，延伸出一大截来。如果这时主人提了灯来看，一定会“呀”地一声，一畦青绿，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无疑，这是春天借助韭菜，给他的一个惊喜。

春韭，是让人敬佩的。生长，是它的使命。被收割，是它的宿命。一茬茬被收割，然后一茬茬生长，茂盛如初，青嫩如初。从不屈服，也从未止步。对一个饱受挫折后心灰意冷的人，春韭也许会给他最好的启示。

春天，不生长沮丧，只生长希望。

新书架

《艾约堡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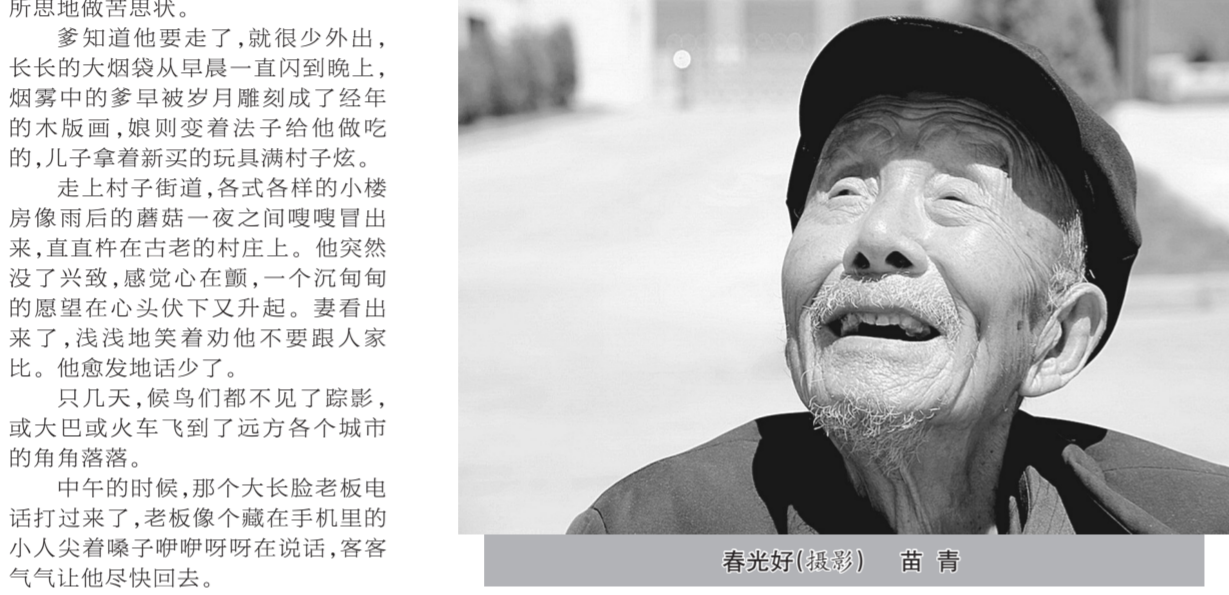
一个传奇缔造者的隐秘情感史

◆罗佐欧

作家张玮的小说《艾约堡秘史》塑造了一位巨富形象，这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而且淳于宝册这个形象非常鲜活、复杂，跟人们想象中的被符号化和扁平化的富豪形象迥然不同——他的灵魂并没有被物质和金钱腐蚀而堕落，反而保持着珍贵的纯洁和善良，而且一直保持着对藏书、阅读的嗜爱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一手缔造了理金集团这个庞大的实业帝国——这是一个在改革开放时期迅速崛起的私企集团，集团的实业规模庞大，涉及采矿、房地产、化工、远洋航运等，但从一无所有的流浪儿到家财万贯的富豪淳于宝册并没有沉浸在事业

的成就感，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精神痛苦之中，这也驱使着年过五旬的他仍执着不休地探寻情感的奥秘与自我救赎之道。

《艾约堡秘史》让我们窥见了一个身居财富之巅的巨富的个人生活和情感历程，以及这一独特群体的精神世界深处鲜为人知的人性、欲望的挣扎与撕裂。在小说中，“艾约堡”既是一个实体，也是一种象征。小说开头以蛹儿的视角呈现了这座神秘、奇异的私人居所，它宛如迷宫，庞大、复杂而豪华，彰显了巨富淳于宝册奢华富贵的私人生活，是他个人的财富和身后那个庞大的实业帝国的象征。



春光好(摄影) 苗青

桃花朵朵开

散文诗页

相约一朵桃花，相约去触摸春天绸子般的脸儿，携手爱的征程。

不到桃花坡，就不会知道春天真正的模样，就会辜负春光。

桃花，注定是野性的。河渠、路边、房前屋后，一朵一朵肆意绽开。

桃花，注定有一场艳遇。那个面容桃花的女子在桃红色的春风里窜来窜去，寻找着什么。很容易想到娇艳绰约或是激情四射，很容易感伤时光美丽又短促。

在桃花渡，和一朵桃花私奔。朵朵花香，在桃红色的空气里左右冲突，登上早已停靠的渡口。

桃园里，满坡的脚印覆盖了桃花的梦想。覆盖不住的是人的思绪，正在蝶飞蜂逐。

只须一朵，别在胸前纽扣上，就把春天摆布在了胸前。吃一朵桃色的春光，心能装下整个季节。

一朵花。一朵脚印。一朵风雨。

一朵桃花，兀自开在了我的脊背。前世的缘分只须一朵花。

桃子成熟的日子是一种等待，一朵桃花的等待。等待是一只蝴蝶，飞翔在天空。

不需要太多占有，不需要过于贪婪，不需要痴心癫狂拥有一朵桃花的淡定，青春就已经完美。

桃花二章

◆张绍金

当你被一朵桃花带走，我的心已经疼痛成另一朵桃花。

那是我心中的桃花源。

一只鸟在桃枝上装模作样的画画，一朵白云在画中飞翔成一只鸟。

是一朵花儿淹没了一朵一朵的心灵。其实，那朵桃花，绽开了就堕落了，堕落成春天最早的一片落叶。

桃花江，列队的桃花马不停蹄地偷渡。

在诗意的桃花石上煮酒，可烈酒不会走桃花运。此时，不想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要唱就唱《雨花石》。“深深地埋在泥土里”。不必高亢激昂，不要撕心裂肺，不须缠绵忧伤。

静静地来了，又静静地去了。如桃花儿悄悄地开了又悄悄地落了。

花瓣散落了，春天还在。歌声涂抹胸襟，眼神擦亮天际。

此刻的桃园才有一种别致的内涵，桃花才能泛滥每一位游人的心境。

一排忘情的春风挡住了桃树林的去路，花色诱惑诗情无端流泻。

一支山歌悬挂在桃树上，把桃枝编织的梦想压得低矮曲折。

绿色一鼓作气鼓隆起一座山峰——那是平原一声旷远的吆喝。

诗歌羞红了无语的红枫林，羞红了鸟儿们都躲进了身后那座山的背洼处。

桃花撞开柴门

因香艳暧昧了枯朽，柴门四围，活力不动声色地冲撞。古朴又错落有致，石栅墙堆砌老屋的守望。

远山青黛，近坡翠绿。桃花委身于墙，温情漫过青苍苍的桃。

季节，以桃花的姿勢亮翅高飞。桃符，一种美好的欲望，缤纷一个古村落。荒芜过的往事又悄悄

连载

中午吃饭的时候，在刘金鼎的特意安排下，菜自然是选最好、最精致的上。十二个菜，六热六凉。凉的：一个是油炸花生米，一个是卤猪蹄，一个是凉拌海带丝，这三样是传统项目，李德林好这一口儿，必上的。其他三道，生鱼片是从日本空运的，酱猪颈肉是泰国的，还有一道培根蔬菜派是法式的。热的：一道是“梅庄烧土鸡”，一道是“梅庄仔鸭”(刘金鼎专门介绍说，鸡鸭都是在植物园里散养的，不打药，不喂人工饲料，纯天然)；往下，一道是“三鞭烧鹿肉”，一道是“西芹炒百合”，一道是空运的“法式蜗牛”，还有一道是“鲤鱼焙面”。因为李德林留过洋，菜也算是中西合璧。最后上的是烩面。

这天中午，出人意料，李德林兴致很高。还没等酒拿上来，他竟然出要求说：“喝两杯吧。”待存放三十年的精品五粮液液上桌的时候，他很主动地端起酒来，说：“王主任，我得敬你一杯。基地交给你，我就放心了。”不料，王小美虽然很大方地站起来回敬他，却执意不喝酒，她端

美在场，李德林自然高兴。他也端起酒来，又连喝了三杯，说：“好。金鼎，这个事办得好。”

刘金鼎又敦促说：“王主任，你不是要拜师么？还不敬老师三杯？心不诚啊。”

王小美站起来，端起饮料，大大方方地走到李德林跟前，并没有像常人那样叫他“省长”，只说：“老李，我敬您。”

李德林赶忙说：“小美，这是省长啊……你、你、酒都不端，这不好吧？”

王小美说：“我说过，我酒精过敏，确实不能喝。心里有。”

这时，李德林接过话头，用赞许的口吻说：“心里有就行。我喝。”

往下，王小美最打动李德林的一句话是：“老李，酒还是不要多喝，多喝伤身。不过，我看你眼里有寒气，心里有淤积，喝两杯发散一下也好。”

李德林怔怔地望着她：“噢，你怎么看出来的？”

王小美说：“感觉。”

为这两个字，李德林又喝了。说：“知我者，王主任也。”

没想到，当两人把他扶到房间门口时，他突然腰一推，推开两人，猛地喝道：“开门，我，李德林，来自中国！开门！我，李德林……”可他却一头扑倒在地上。

等李德林从床上醒来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了。他睁开眼，见窗帘已经拉上了，屋里半明半暗开着一盏小灯。床头柜上，放着一杯苏打水。还有，他的外衣已经被别人脱掉了，领带、衣裤等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床边的一个西式长榻上……隔着扇玻璃，他看见外间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就是王小美。于是，他隐隐约约地记起，当他被扶到床上躺下时，有人用热毛巾给他擦了脸、手，脱去了鞋，解开了勒在脖子上的领带……他吐了吗？他记不起来了。他只知道，他现在干干净净地在床上躺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满脸是泪。

等李德林穿好衣服，来到客厅时，王小美一抬头，见李德林起来了，就说：“您醒了？”

可李德林没有回话，他默默地走到一个单人沙发前，坐下来，两手捧着头，像个孩子似的，居然

诗路歌歌

长安行

◆郭飞

风陵渡口，入秦川，马踏蒲桥，朝长安。
昔始皇，击匈奴，并百越，冠代雄姿。
故汉武，越葱岭，临瀚海，无双武略。
叹贞观，降突厥，破高丽，直上凌烟。
今宵梦醒，灵石无字成碑，兵马俑万骑伏俑，六骏蹄声犹在耳，华清池畔忆霓裳。

俱往矣，西市如昼，曲水流觞。
老树枝头闹，小女祈元寿。
一襟秦时月，两袖汉唐风。

车，抱着孩子回梅陵去了。

然而，在回乡的路上，在踏上大徐庄的第一步，徐亚男先就感受到了做姑娘时的卑微。她的脚刚一落地，就觉得像自己小下去了。她仿佛正一步步走回昔日的“徐二彩”。她甚至看见了当年“徐二彩”可怜巴巴的样子。她仍然记得，那是一个没人肯搭理的人。徐亚男没想到，她这次回娘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她的车一进大徐庄，立时就有乡亲们围了上来。有叫“姐”的、有喊“姑”的，还有称她“姑奶奶”的……一个昔日的小姐妹，用无比羡慕的口吻说：“姐，你身上真香。”

49